

蝶恋花之精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煙台之行述

山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韩美林

贺敬之诗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书号 10099·1345 定价（平）1.20 元

自序

这是一本我过去所写的诗的结集，是从至今还能留存下来的作品中选出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约我编选这本集子，被我拖延了半年之久。这中间我曾迟疑再三：这些写于我少年时代的幼稚作品和后来虽然年长而水平依然不高的东西，今天还值得重新拿到读者面前来吗？

出版社的同志向我解释说：作为纪念国庆三十周年的出版计划之一，各地出版社分别都已约定作家这样做了。对此，我当然是十分赞成的。作为对“四人帮”的“空白论”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回答，继两年多来陆续恢复上演和出版被他们禁锢的各种文艺作品之后，进一步再出版一批作家的专集，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特别是为了总结我们以往的经验，以利于我们在新长征路上更好地前进，这样做对于读者、作者和评论工作者都是非常有益的。

不过我仍然分辩说：如果把我列为其中的作者之一，那恐怕就和上述目的不相称了。虽然，作为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个成员，从我投身到这支队伍时起，我从未动摇过我的自豪感。我甚至在《放声歌唱》这首诗里，在提到对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的热爱时，这

样骄傲地说过：“我们的合唱——比你们的歌声响亮！”这当然是指我们整个乐队的“合唱”，而不是指我个人的“独唱”。虽然我也曾唱过几支歌，不过比起我们前辈、同辈和后辈的优秀诗人来说，我确实不是一个能够代表我们乐队水平的值得一提的歌者。

那么，为什么我终于同意出版社提出的要求了呢？这是由于我从另一角度作了这样的考虑：对任何一个战役作出全面总结的时候，不仅应总结战斗英雄、先进战士的经验，也应注意到普通战士以及后进战士的状况。不仅应重视那创造重大战果的主要武器的效能，也应注意那起配合作用的各种其它类型武器的使用状况。从后者出发来考虑，这就是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终于决定编选这本集子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有。这就是：我想借此也可以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作出回答。或者，也可以叫做“感谢”吧。“感谢”这帮东西们从反面给了我终生受益的深刻教训。他们在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之后，不久又用重新使国家濒于崩溃、文化濒于毁灭和使千百万干部和人民残遭荼毒的血淋淋的现实，擦亮了我的眼睛。推动我跟随亿万人民一起去思考过去从不曾想到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不成熟的革命者和诗歌作者，也使我经历了我以往从未经历过的感情磨炼，使我体验到了当我跟许多同志一起不明究竟地突然被指为是“敌人”时的震惊和痛苦；同时，也使我终于认识到，原来我是被敌人

看做是敌人，因而感到的宽心和自豪。——所有这一些，使我怎么能不“感谢”我们的大反面教员“四人帮”呢？

当然，我的觉悟过程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而特别痛苦的一点是：对出现在眼前的严酷事实，几乎总是从“想不到”开始的。是的，想不到，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呵——

我少年时代曾用笨拙的诗句记录过我对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的回忆（其中一部分选收在本书的“乡村的夜”一辑中）。那是我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温暖怀抱中，带着向母亲倾诉冤屈的心情，把它作为一去不复返的往事来写的。怎么？竟会在几十年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些地方又重新出现了这般情景呢？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我们接受党的“七大”代表的意见，在戏剧舞台上已经把他枪毙了的黄世仁，怎么在几十年后又突然复活，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分明象是坐在指挥批斗革命者的大会主席台上发号施令了呢？而我们这些曾用和着泪水的笔尖和歌喉为喜儿控诉，在解放区的太阳光下迎接她走出山洞的文艺工作者，怎么会有朝一日自己被变成喜儿，并且和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被关进“山洞”了呢？

是的，的确想不到呵。一九六三年，虽然我在《雷锋之歌》中曾写过我对们事业艰巨性的初步认识，也曾猜想过在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乌云翻腾”。甚至我还进而这样发问过：

梅花的枝条上，

会不会有人
暗中嫁接
有毒的葛藤？……

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等很久，就在梅花的枝条——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肌体上，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大毒藤竟为害如此之烈，险些把整个花木致于死命！在我写那首诗的当时，虽然我也在提醒读者和我自己，不要把过去的斗争当成已经遥远的过去，而应该经常想着：“镣铐呵，曾在何处响？鲜血呵，曾在何处凝？”但是，我哪里能料到，不久就在“此处”——在“四人帮”设下的监牢中，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上，居然重演了呢？！

当然，在“四人帮”肆虐的长时间里，是不能不想的。对有些事，也逐渐地想到了一些，但就整个发展过程来说，在许多问题上，到头来还是想不到呵。一九六九年，我被革命群众宣布“解放”。到一九七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我那本《放歌集》。告诉我这是根据周总理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指示的精神，由编辑部选定的。主持此事的同志对我说：这是为解放一大批文艺书目“投石问路”。虽然这时我已能够想到，这恐怕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我对他苦笑着说：“也许结果会是石沉海底吧！”但我当时总觉得还不至因此又重遭横祸。哪里想到，这事很快就惊动了“四人帮”的爪牙。他们把重印这本书和我不愿做“四人帮”希望我做的事联系起来，作为我“不肯转变立场”的表现，通知不许把这本书翻译成少

少数民族文字，不许选入语文课本，并下令组织“批判”。后来，进一步又把我作为“右倾复辟”、“黑线回潮”的重点人物进行了多番追查和围攻。最后，竟十分“荣幸”地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批示对我采取措施：长期下放，监督劳动。一直到那亿万人民悲愤难忍的一九七六年，当我和工人师傅一起在车床前为邓小平同志被批判而愤怒，在一月的寒风中为失去总理而痛哭，当我从探望我的战友那里得知总理在病重期间又问起我这个人并提起了《雷锋之歌》，特别是当我自己挣扎在病床上面对四月五日的血雨腥风而捶胸顿足，这时，我不能不痛苦地叫出：现在，我想到了，我能够想到了……。

如今，在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所有这一些，都已经成了往日的记忆。在亿万人民为党和国家命运进行生死搏斗的惊涛骇浪中，一个普通的个人和一本平凡的小书的如此遭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这篇原不需要多费笔墨的序文里，为什么我如此不能自禁地还要提起这些呢？

这在前边，我已说过了。为了未来而回顾过去，为了大海而想起水滴，也为了消灭敌人而向敌人领教。现在，我们的国家在痛定思痛之后，又重新站立起来，正昂首阔步，在新的长征路上，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四人帮”从反面更向我们证明：我们的党和人民是有力量的，是成熟的。他们能够鉴别真理，分清真假马列主义，分清真假高举，能够正确总结新中

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懂得被“四人帮”所痛恨的所谓“十七年”为什么可以说主要是做得对的，另外又有哪一些不对。懂得了我们今后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我们的党呵

大有希望！

社会主义

太有希望！

这就是我在《中国的十月》这首粗糙的急就章中不能不呼喊出来的内心的声音。正是这样，不管是在光明和黑暗搏斗的过去的日子里，也不管是在清扫垃圾的这两年多来以及今后的行程中，我怎么能不经常想起“四人帮”从反面给我们提供的证明和教训呢？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不能不想到，作为当代中国的一名作家和诗人，他生活和创作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我怀着敬佩的心情念着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在所有严峻时刻用笔和生命为真理而斗争的那些同志的名字。他们的榜样告诉我们：一个革命的作者，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当首先学会辨明真理并坚持真理，决不可向任何恶势力低头和投靠。而恶势力不仅在旧社会有，在新社会也还会有，如林彪、“四人帮”及其前辈和后辈们就是。与此相关，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创作思想问题必须彻底解决。诗，以及所有的文艺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同时也必须真实地反映主观感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作者的爱和憎问题，也就是创作上的歌颂光明和

暴露黑暗这个老问题。这是作家的党性和作品战斗性的尖锐表现，是坚持真理、坚持生活真实性和政治倾向性相一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伴随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历史进程，以新的表现形式和较之以往深刻百倍的内容，提到了我们面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这伙在光明的新中国大造黑暗的家伙，又一次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教训。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从来是一个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不仅在无产阶级当权以前是这样，在以后也仍然是这样。我们理应大大地歌颂光明，但同时也必须勇敢地，准确地揭露和批判那些落后和黑暗的事物。在经历了“四人帮”的这场浩劫之后，我们亲眼看过我们的党和人民是怎样用血泪和生命去面对黑暗，揭露黑暗、消灭黑暗，因此才保卫了光明，扩大了光明，从而也就是真正地歌颂了光明。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吗？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难以平静。翻开这次编选的这本集子，回顾以往学习写作的经历，我不能不说：在伟大的斗争面前，在斗争的行列中，我的确是一个水平不高的战士。虽然我跟随着队伍，也曾在阵地上进行了一些战斗，但打得是这样不出色。当然，无须讳言：我认为自己以往的道路，在大的方向上，我还没有走错。我曾用真情实感去歌颂光明事物——我们的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应当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还必须说：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是太肤浅，太幼稚了，对我们生活中的矛盾的认

识是过于简单，过于天真了。这就使得我在作品中不能准确而大胆地表现矛盾斗争，因而就不能更深刻、更有力地反映和歌颂我们的伟大时代。例如《十年颂歌》这首长诗，今天看来不仅显得无力，而且其中关于庐山的那段批判性的文字还是错误的。在编印这本集子时，尽管我对别的作品除仅做个别文字的改动外一概保存原来的面貌，而对这一篇中的这一整段，我不能不以负疚的心情把它删除。是的，历史在教育我，党和人民在教育我，“四人帮”从反面也在教育我。那么，为了迎接今后的更加复杂艰巨的斗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为了做先进战士的一个够格的战友，我怎么能不奋起直追呵！

我不能
远远地
望着你的背影
把你赞颂，
——我必须
赶上前来！
和你
一起呵
奔向这
伟大的斗争！

请允许我在这篇序文的结尾，引用自己过去的诗句，来督促我自己吧。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

目 录

第一辑 并没有冬天

(1940年)

跃 进	(2)
一 走出了南方	(2)
二 在西北的路上	(3)
三 夜	(4)
四 马车	(5)
自己的催眠	(8)
十月	(11)
雪 花	(14)
生 活	(16)
一 生活	(16)
二 明天	(17)
三 梵阿琳和诗	(19)
四 我生活得好，同志	(20)
不要注脚	(28)
我们这一天	(34)

第二辑 乡村的夜

(1941—1942年)

五婶子的末路	(46)
鸿	(48)
夏嫂子	(52)
葬	(58)
儿子是在落雪天走的	(60)
牛	(64)
小兰姑娘	(71)
婆婆和童养媳妇	(77)
老虎的接生婆	(80)
祭 灶	(84)
红灯笼	(90)
小金的爹在夜里	(99)
瓜 地	(108)
黑鼻子八叔	(128)

第三辑 朝阳花开

(1942—1947年)

我的家	(142)
七枝花	(145)
南泥湾	(148)

罗峪口夜渡	(150)
行军散歌	(157)
一 开差走了	(157)
二 果子香	(159)
三 崖岸上开花	(159)
四 当天上响雷	(160)
五 到清涧	(162)
六 满堂川	(163)
七 羊儿卧	(164)
八 枣儿红	(164)
九 看见妈妈	(165)
一〇 过黄河	(170)
一一 临南民兵	(173)
送参军	(177)
张大嫂写信	(183)
搂草鸡毛	(189)
笑	(200)

第四辑 放歌集

(1956—1965年)

回延安	(218)
放声歌唱	(224)
东风万里	(302)

三门峡歌	(313)
三门峡——梳妆台	(313)
中流砥柱	(316)
地中海呵，我们心中的海！	(320)
向秀丽	(328)
十年颂歌	(333)
桂林山水歌	(361)
雷锋之歌	(366)
西去列车的窗口	(427)
又回南泥湾	(437)
回答今日的世界	(443)

第五辑 中国的十月

(1976—1977年)

中国的十月	(452)
“八·一”之歌	(465)

第一辑

并没有冬天

(1940年)

跃 进

一 走出了南方

雨，
落着……
——阴湿的南方呵！

一九四〇年，
走出了那狭窄的
低沉而暗哑的门槛。

春天，
浓雾的早晨；
野花——
红色的招引。